

往事情怀

老房里的目光

文/李 晓

前不久的一天,几个扛着脚手架拿着测量仪器的人在老街搞测绘,老街的居民们嚷嚷开了,说了多年的老街是不是要拆建啊。

老街的拆建,其实已经议论了很多年。老街上,有一处老房子,是我爸妈居住的家。我常常要到老街去走一走,那里的青砖老墙、黄葛树、街坊们家锅碗瓢盆响起的声音,都是我想念的,老街是最仁慈的长者,安抚着我焦躁的心。

那一年春天,流经小镇的那条河流,潺潺河水流得特别欢快。我半夜醒来,依稀之中听到河水哗啦啦,似乎是笑出了声。

我爸说,你程叔调到县城去了。程叔和我爸是老街上一个单位的同事,对古诗词颇有研究的他调到县城当局长去了。有一个黄昏,西边晚霞燃得正旺,我和瘦高的程叔站在楼顶,他吟出“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”后,我看不见他眼眶里滚动着泪花。

我和程叔站在楼顶的那栋青砖独栋小楼,是我爸单位建的公房。程叔住在三楼,刚从乡下搬到小镇的我家,就在程叔楼下旁边的平房里。平房的四周,爬山虎爬满了老墙,远远望去,恍惚以为我家住在草丛里。

我家住的那处平房,到了冬天水泥地特别凉。幸好隔壁杨哥家冬天爱炖肉,木柴块熊熊燃烧,炉子上的锅里咕嘟咕嘟响,给我家也带来一股股热气。杨哥慷慨仗义,每当家里做了好吃的东西,总要端一碗过来,或者拉上我和爸去他家里好好吃上一顿。那是邻里关系特别温暖的年代。

程叔调走以后,他家住的那套90多平方米的房子,就轮到我爸住了。我们一起帮程叔家搬走柜子、床、破了洞的木沙发、塌陷的藤椅等家具以后,程叔指着那口古铜色的泡菜坛子对我爸说:“老李啊,你我同事一场,这口泡菜坛子是我妈留下来的,就送给你做个纪念吧。”我



爸连声说好。我妈当年在村子里做的一手好泡菜,声名远扬。

那一年,是1988年。35年时间过去了,程叔送给我家的泡菜坛子,依然庄重如古董般稳稳当当伫立在老房子里。我妈用坛子里的泡菜做火爆腰花、酸菜鱼、凉拌三丝、泡椒炒猪肝,在这些家常菜的香味里,我们度过了一年一年的端午节、中秋节、除夕、元宵节。

那年,搬进程叔家的房子前,我请来老家的泥瓦匠周师傅。他提着一桶石灰水,把房子墙壁刷得白白亮亮。我妈从乡下搬来的老家具里,有一口掉了油漆的樟木箱子,箱子

里放着我爸我妈1964年的结婚证和老照片。

搬进新房子的那年春天,屋檐下呢喃的燕子飞来筑了两个巢。我妈说,燕子来筑巢是祥瑞之事。1994年秋天,我和一个来自县城的女子携手,在小镇的这套房子里点亮了一盏叫做家的灯。

爸妈把那间稍大的卧室让给了新婚的我们。1996年新年的晨曦之中,一个孩子的嘹亮啼哭声,宣告一个新生命成为这套房子里的小居民,他是我的儿子。

1998年春天,我从这套外墙已变得灰白的小楼搬到了新城刚买下的房子里,老房子里从此只留下爸妈居住。我搬走以后,老房子里,爸妈在一起又共同生活了23年。前年秋天,爸爸从老街驾鹤启程去远方了。

23年里,老房子里,我爸我妈一起生活的气息,已渗透进老房子里的墙壁、地板、天花板、老家具。去年除夕,我妈来我家吃了年夜饭后,又犟着脾气回到老房子里一个人住去了。她说,你爸走了,我还要守着老房子过年。

我走到老房子楼下,忍不住抚摸着老墙,砖石灰簌簌而落。时间,在老墙上也长出了老年斑。

老街的老房子,在时间缓缓升起的地方,长成了漫漫根须,在我心里缠缠绕绕。



清浅时光

蔷薇如画

文/林丛中

江南的景,一季一画。初夏时节,随着气候回暖,还有看花的心情。无论是专赴邀约,还是随性闲逛,我所居小城里的花木,在绿叶的掩映下,总是透露出沁人的芬芳。

不同于玉兰的素雅、玫瑰的娇艳、牡丹的华贵,春暮夏初的蔷薇恰是腼腆怯意,动静皆宜,已开成自己喜欢的模样。若是一朵,只觉柔美娴静,仿佛在静静书写季节的轮转,但当蔷薇满墙,一丛丛、一簇簇地扑面而来,风枝袅袅时一颤,定能感受到一场蓬勃生命的大合奏。微风拂来,花枝摇曳,伴随着淡淡的清香和浅浅的笑意,随风起舞,宛如轻轻飞扬的裙角,撩人心弦。既有春的含蓄,也有夏的热烈。

蔷薇一名,优雅恬静,尽显姿态。蔷者,从墙,薇者,细小的草木,种类很多。是香色并具的观赏花。在《本草经》中,它原作“墙藤”,因“草蔓柔靡”,依墙攀援,起于微处,故得名“蔷薇”。在《贾氏说林》记录中,蔷薇由于得到了汉武帝“此花绝胜佳人笑也”的赞叹,便引得丽娟取黄金换取,从此便多了“买笑花”的别名。蔷薇在中国代表爱情;在欧洲,送一枝蔷薇,表示求爱;在法国,红色蔷薇表示“我疯狂地爱上了你”;白色蔷薇表示爱情悄悄地萌发;伊朗将蔷薇定为国花。如今,蔷薇早已开遍城市街头巷弄里,热烈而不张扬,娇艳却不媚俗,在默默时光中开出满墙繁华。

蔷薇是华丽的女王,那如绸般柔软的花瓣在刹那间展开,在阳光下沐浴,散发着让人心醉神迷的芳香。红色的蔷薇花像是燃烧的火焰,向世界宣告着它的热情和光芒;淡粉色的蔷薇花却如天使的微笑,温柔而娴静,它们的美丽不会令人感到过于张扬,而是一种内敛而静美的姿态;还有那奇妙的蓝色和优美的白色蔷薇花,让人们在这个花漫如海的季节里,领略到了不一样的五月风景。

“浪摇千脸笑,风舞一丛芳。”若问何处蔷薇最佳,仁皇山路天际花园与蔷薇好比春夏名片的一纸两面,相辅相成又各生欢喜。到“天际”赏蔷薇,也成为当地人与蔷薇一年一次心照不宣的浪漫相会。沿着护城河人行道,顺着长长的碎石小径慢行数步,便可见自围墙顶倾泻的“蔷薇瀑布”。一眼望去,纤长的枝条缭绕交织,轻垂而下,将郁郁葱葱的绿叶尽数铺开,像极了古朴雅致的帷幔。花朵层层叠叠地密布其上,玫若胭脂,粉似云霞,或蓓蕾初绽,或浓烈盛开,诗中“蜜叶翠帷重,浓花红锦张”的场景也许莫过如此。细细寻看,花窗旁的根脉虽流露出岁月的痕迹,却依旧生命旺盛,不舍自由。红粉相间,灿若星辰,绽放在路边的围栏上,攀满整面院墙……既古典,又具有灵气。粉墙黛瓦的衬托给足了赏花人留白的空隙。漫步蔷薇花墙,驻足欣赏,沉醉其中。或倚门抬望抑或透窗观赏,都会引得无限遐想,也难怪人们会慕名前往取景拍摄,只为表达对蔷薇的独特理解。

“曾闻镜中景,今是画中人”,蓬勃生命力的蔷薇,花开如诗如画,是自然对世人寻觅至此的最好礼遇。遇见满墙蔷薇,就遇见了美好。花下的人们赏花拍花,品一品水岸风光,收获人间快意,便也成为绿肥红瘦时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